

《钟形罩》中的美帝国形象

蒋天平,李赛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钟形罩》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从疯癫、女性主义等角度分析文本中的女性榜样缺失、父权文化、理性疯癫等。然而,综合这些主题探讨该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构建的正是独裁、专制的权威帝国形象,帝国权力的扩张和支配无处不在。

[关键词] 《钟形罩》; 帝国形象; 建构; 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101-06

20世纪中期,美国发生了一场反主流文化、批判现存制度的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政治“革命”和性解放、嬉皮文化等文化“革命”此起彼伏。在这般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文艺思潮从理性走向非理性,大批描写疯癫形象的激进文学作品风靡一时。小说《钟形罩》正是在这样的反文化运动背景下诞生的非理性文学经典之作。它记录了20世纪中期一女大学生埃斯特在权威社会里的压抑、绝望、分裂和挣扎的心路历程,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结合当时父权社会文化背景,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女性榜样缺失或是疯癫等角度解读文本。很少有读者注意到小说中所建构的美国帝国形象,男权只是帝国权威的冰山一角,正是在这样的帝国权威的统治下,女主人公感到窒息、渺小、无助。无论是在杂志社、学校、家中,还是在医院里,女主人公都受到了各种权力和规范的管制和压抑,只能服从既成秩序。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医院接受的电椅治疗,正如小说多次提到的卢森堡夫妇因被告通共而受到电刑处决一样,便是一种纠正偏常行为,惩处不遵守既成秩序,维护帝国权威的手段。

一 帝国形象的建构

二战后,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巩固自身政权,美国政府一方面推行麦卡锡主义,制造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加强专制统治,将极权政治渗透到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进入了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社会生产力,其影响和地位大幅度提高,不仅成为美国政府新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使得美国成为独占鳌头的世界工业大国。而在社会文化上,二战后的美国政府为恢复社会秩序,使战争归来的男性重拾工作岗位上的正统地位,要求二战期间接手社会工作的女性回归家庭,并且宣传女性应该是柔弱温柔的,任何女性想取代男性的行为是偏离常规的,都应被制止。而男性作为理性和权力的化身,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优待,只有男性才能代表美帝国形象,才能充分表现美帝国的权威和影响力。

(一)科技至上的工业帝国

美国于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高科技产业、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在科技至上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钟形罩》中列出了电休克疗法、麻醉药、胰岛素、脑白叶切除术、子宫帽等一系列新型现代医疗科学技术,这充分展示了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硕果累累。

比如小说第6章详细地描述了医院产房现代设

[收稿日期] 2014-10-18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资助(编号:13BWW044);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伦理研究”资助(编号:13C834)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备和女性借助麻醉剂生产的场景。医生们把产妇抬上一张产床,“在台子的一端,金属脚蹬支起在半空中,另一端则放着各式各样我不大知道的仪器、线缆、瓶管,看起来这就像一张可怕的刑台。”^{[1]54}接着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手术过程中产妇就如同物品般任凭手术刀纵横。“我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人发怵。”^{[1]54}孩子取出来后,用针和一根长线缝合刀口即可。在医生眼里,麻醉剂让女性生产更简单顺利,是他们最得力的工具,是时代的杰作。20 世纪以前,女性分娩多由助产士在家进行。1938 年,美国硬膜外麻醉被运用于女性分娩,女性生育开始转入医院中进行,到 1955 年,美国大约 95% 的婴儿都在医院出生。这种转变被认为是生育史上最重大的变化。正是因为麻醉剂的产生,在方便医生的同时,也使得手术台上的“病人”乐意情愿,因为她服用的是一种“忘却痛苦的药”,尽管在生育时,“她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的一切痛楚。事实上,自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1]54}

此外,小说中多次提及电休克疗法和电椅,这两者都是当时广为流行的最新科学技术,分别用于医疗和刑罚。其中电休克疗法始于 1938 年,随后立即得以流行推广。它主要被用来治疗严重精神病患者和重度抑郁症患者,其疗法是让短暂适量的电流通过病人的大脑,使病人暂时失去意识,全身抽搐,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对死亡的恐惧。比如小说中女主人公埃斯特在第一次接受电疗时,仿佛经历“世界末日”一般,“哦——啊——咦——这个东西尖声嘶叫着凌空而来,空中噼噼啪啪闪着幽蓝的光。伴随每一次电闪,一股巨大的力量便给我一通乱棒,直到我想我的骨头架子要散了,骨髓迸溅,像被撕裂的植物一般。”^{[1]122}历经电疗的摧残后,埃斯特彻底绝望,开始想尽各种办法自杀。然而,电休克疗法一般需反复实施多次方可使病人的情绪回归正常,之后病人会变得安于现状,不再愤世嫉俗,丧失对社会的批判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在诺兰大夫处再次进行电击治疗的埃斯特,感到“所有的闷热和恐惧都荡涤一清,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平和。”^{[1]184}随后,经过一周三次的电疗,埃斯特终于获得了重生,不再反感抱怨社会,选择遵守并支持统治者设定的社会秩序,投入到主流社会的怀抱。

而电椅则是用来惩罚犯罪的一项死刑执行工具,于 19 世纪末正式投入使用,到 20 世纪成为美帝国经常使用的处决工具。电椅和电疗在工作原理方面有着部分相似之处,都是通过电流使罪犯或病人不同程度地触电,从而达到致命或治疗的效果。在小说《钟形罩》中电疗与电椅处决两者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文章以埃斯特阅读了卢森堡夫妇被电刑处决的报道开场,认为这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埃斯特却“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1]1}。卢森堡夫妇被指控向苏联提供了原子弹制造机密而构成叛国罪,被送上电椅处死。然而精神失常后的埃斯特终究还是尝到了电击的滋味,虽然是为了治疗,但是其电疗意义对于埃斯特而言却是如同处罚罪犯般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1]123}如果说,电刑是 20 世纪中期美帝国为排除异己、打压敌对势力的一种惩罚手段,那么,电疗则是帝国专制为麻痹社会思想、消除反抗意识的统治工具。

(二)建立在性政治上的父权帝国

性政治这一术语来自于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利特的著作《性政治》。她认为男女两性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男性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性的古老而普遍的格局从历史传承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2]小说《钟形罩》描绘的便是一个男权制社会、一个建立在性政治基础上的男权帝国。在这帝国里,男子集“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于一身,而女子被定格为“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2]。小说中的人物由此分为男女两大阵营,男性骄傲自大虚伪狂妄,如伪君子巴迪,肆意践踏女性的马科;女性则保守懦弱无知,如任劳任怨的巴迪的母亲,乖巧天真的贝特西。社会实行双重道德标准,工作职位有明确的划分,是一典型的由男性统治女性的权力帝国。

就工作职位而言,“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是社会的主导者,而女性则如同配饰般渺小轻微。“性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2]小说中这种划分理念如

同客观真理般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可撼动。不仅男性以此骄横跋扈,受压制奴役的女性角色们也都循规蹈矩、甘于平庸。女大学生们的梦想只是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以赢得男性欣赏,获取男性肯定。“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像我一样的大学女生……梦想的无非是像我一样,穿着某次午餐时间从布卢明代尔公司买来的七号漆皮鞋,配上黑色漆皮腰带和黑色漆皮手袋,脚步轻捷地招摇过市。”^[12]作为精英分子的女孩子们在平时也只是“在屋顶日光浴场懒洋洋地躺着,打打哈欠,涂涂指甲油,千方百计地保养在百慕大群岛晒出来的漂亮肤色。”^[14]

而已结婚生子的母亲们更是全身心服务男权社会,一方面她们任劳任怨地整理家务,尽管这些付出从不会被感激。小说中巴迪·威拉德的妈妈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妻子,并且曾在私立学校教过书,成家后她“从早做到晚的正是烹饪、洗涤和打扫”,她花了好几个星期精心编织成的毯子只是被“拿来换下了厨房的地毯,没几天它就污渍斑斑、黯然失色,跟你用不到一美元在廉价商店买得到的地毯毫无差异。”结婚后的女性“就像被人洗了脑……就像某个与世隔绝的专制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使唤。”^[17]另一方面,她们悉心教导子女,传播女性从属男性的正统思想,是男权社会出色的代言人。巴迪母亲教导儿子说“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或是“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15]。有钱的父母亲都会把女儿送进时髦的秘书学校就读,以便让她们毕业后“一边给经理们做秘书一边在纽约瞎晃荡,只等着嫁个事业有成的如意郎君。”^[13]

再者,小说中描述的社会实行性的双重道德标准,男性可以随意追求自己性欲的满足而毫无羞耻,并且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再多风流韵事后的他们也依旧是正人君子。巴迪是小说中一个被人人称为“优秀正派的青年”,出身于“优秀正派的家庭,教堂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青年,健康、英俊、聪明,而且对父母和老人那么和善。”^[16]然而,他自始至终却都只是在假装单纯,在与女朋友埃斯特交往期间,他竟一个暑假与另一酒店女招待睡了几十次。而对于这样的行为,埃斯特的女同学们却只是表示理解:“男孩子嘛,都是那样的。你根本没办法指责他们,除非你们有约在先,或者已经订婚了。”^[18]他们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清白”,而女人“只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17]父母会把女儿安排在“男人绝对碰不到、骗不了的地方”,女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洁身自好,否则会

抱憾终身。“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床,而且只能在婚后才能与丈夫同房。”^[16]

二 帝国形象的解构

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初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亦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而迅速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高消费、高需求成为社会的主流生活价值观。人们物质生活膨胀的同时,精神生活却苦闷空虚,人的意志被瓦解,个性被剥夺,社会批判力丧失,人们成为技术统治世界里的奴隶。技术万能主义、工具理性至上观念、启蒙现代性等使得机器、科技、货币成为社会主人,对人们进行控制、操作,造成人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缺失。然而没有精神支撑的美帝国不管其经济科技如何强大,终究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长久下去必然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各种革命的爆发,例如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

(一) 审美现代性——精神的批判

“现代性”是指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特性。一方面,现代性提倡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现代性公然反叛传统的规范功能,它以反抗的经验为生,反抗所有的规范。”^[3]另一方面,现代性以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主义为第一大原则,并将理性精神灌输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大领域,使得科技革命、经济增长、工业生产、都市生活等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性是由以都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组成的”^[4]。随着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现代性被分化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崇尚理性科技,后者推崇个人情感反对工具理性,两者一正一反形成现代性的两大张力。启蒙现代性强调物质世界,审美现代性强调精神世界,两者正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倘若片面追求社会生产力,使人沦为机器的零件,金钱的奴隶,而忽略人的精神力量,那么这样一个帝国就会如同一外观辉煌的空心木架一样不堪一击。而小说《钟形罩》中描绘的便正是一个由物质堆砌而成的可悲帝国形象。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纽约是20世纪一个典型的现代化都市。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城市,纽约是美国工业、金融、经济中心。20世纪中期联合国成立后总部设在纽约,使得纽约也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其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成为一座世界级城市,被人们誉为世界之都。纽约堪称美帝国形象的象征,喧嚣神秘繁华,整个社会工业化、物质化、全球

化。经济上层阶级追求时髦、奢侈、新奇炫耀的消费生活方式,下层人们则一心为积累财富而处心积虑。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赚钱、花钱、炫钱。人们羡慕医学院学生无非是因为他们将来“会成为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1]113};年轻女孩子们羡慕杂志社获奖女孩们的好运无非是因为她们能够穿着时尚、打扮时髦地招摇过市;学生们努力学习、对学校的科学事业全力以赴无非是为了拿到丰厚的奖金和奖学金;人人都在为了谋生而工作,每个小孩都被教育要学习几门能谋生赚钱的技能,每个研究机构都在为研制、发明、使用现代新工具、新机器而兴奋得意。整座城市在理性、科学、现实三面旗帜的指挥下如同一部万能机器,为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日夜运转着。

然而过度重视物质生活的现代都市却束缚了人的自由、压抑了人性,粉碎了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使整个社会变得浮躁喧嚣,使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使很多人走上了精神崩溃和自杀的道路。小说《钟形罩》在描述纽约繁华拥挤一面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纽约的无奈和悲凉。人们就如同处于无尽的黑暗中生活乏味、精神空虚。比如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们每天百无聊赖,“她们看起来实在是无聊得要死。我跟其中一个女孩聊了聊,发现她对乘帆船兜风腻味,对坐飞机旅行也腻味,对圣诞节到瑞士滑雪腻味,对激情澎湃的巴西小伙子还是腻味。”^{[1]14}而稍有觉悟的女青年,比如埃斯特和琼则因为精神无处可依、生存意义迷惘、生活失去目标而精神崩溃,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另一方面,物质的泛滥和精神的匮乏也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自杀、精神分裂、犯罪等现象普遍,比如小说中女主人公多次看到的各种自杀的新闻报道,“报纸充斥着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1]116}。正是纽约的繁华浩大烘托出了生命的渺小和无足轻重,使得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们比如小说中的琼,都宁愿大老远飞往纽约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在纽约自杀要容易一些吧。”^{[1]170}

而审美现代性以拯救人的精神世界、帮助人们寻找自我为主要目的,抗议机器、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反对社会的商业化、物质化,提倡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小说《钟形罩》正是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和批判冷漠的工业帝国的。首先,审美现代性以人类情感来反抗现代科技,同样目睹着产妇生育,女主人公埃斯特和男权帝国代表者巴迪两人的心态却是完全相反的,前者看到的是女性分娩时的极度痛苦和恐惧,后者看到的却是医生精湛的医术

和麻醉药这一高效的现代发明。其次,审美现代性以浓烈的直觉意识反抗冰凉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埃斯特主要以直觉来选择和评价朋友,在她看来,直觉是“他所认识的美国男人都没有的东西”^{[1]61},比如虚伪的巴迪和自大的戈登大夫,他们理性、现实但都吝啬、贪婪,是帝国科学事业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另外,审美现代性以自然风貌反抗城市的工业化,比如被现代工业社会和帝国权威逼上绝路的琼,最终选择在树林结冰的湖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自己回归了大自然。而埃斯特也选择了让一月的鹅毛大雪将自己昔日的“地貌”覆盖,以便重新回到她的家乡。相比嘈杂繁盛的工业大都市,她更盼望的是回到那清新幽静的自然村落。“我眼前浮现出那一个个雪花纷飞、宛若摩西婆婆风俗画境的村落,那一片片干枯香蒲飒飒作响的沼泽地,那一个个青蛙和癞鱼在冰层下做着美梦的池塘,还有那一丛丛在风中战栗的树林。”^{[1]203}

(二) 女性主体意识——帝国秩序的质疑

二战使得美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很多战时走向工作岗位的女性被遣回家中继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思考之苗却开始慢慢发芽成长。历来男性是一家之主,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绝对的权威和特权,而女性则依赖于男性,屈从于男性权威,家庭和婚姻就是女性人生的全部,女性应该自觉地将男性对女性的标准要求变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标准。男尊女卑是男权帝国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便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对这一坚不可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力。不仅女性的就业状态发生了一定的变革,而且女性主体意识被唤醒,现代女性新形象、新面貌也逐步拉开了序幕。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一个主体,尤其是作为女人在客观世界中的身份、地位、价值的醒悟和认知。一方面,女性肯定自身价值和个人需求,自觉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关注自身生存环境,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女性反对男性主宰女性的传统价值观,敢于质疑男性权威,能正确地看待两性关系,认清自身特点,并力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小说《钟形罩》主要以女性为主体,既描述了一批保守落后的传统女性形象,又描述了一批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埃斯特和巴迪两人的母亲代表着传统女性形象,她们是当时优秀女性的典型代表,每天为家庭事务尽职尽责,恪

守传统道德价值观。而杰西·诺兰大夫等则是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她们都是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的事业女性,她们的主体意识被逐步唤醒,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虽然她们不符合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成功女性的定义和标准,但是她们却给美国社会注入了新血液,让年轻女性看到了新希望。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二战期间的工作机遇使部分女性意识到,女性同样能作为社会主体,同样有能力跻身工作岗位,同样可以发挥自身价值,所以应当同样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她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圈子,平平淡淡终其一生,而应该走出去,去体验更丰富多彩的人生,重塑现代女性形象。小说中的新型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勇于追逐人生目标,证明自身价值,积极投入到社会事业中。比如女主人公所在杂志社的编辑杰·西,她老练、成熟、睿智、事业有成,为了拼搏事业她毫不在乎自身女性形象。“她可不是时装杂志社里那种装假睫毛、首饰戴得叫人眼花缭乱的装腔作势的货色。杰·西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她尽可以丑得像个母夜叉。她会好几种语言,认识这一行里所有的一流作家。”^{[1]5}另一类则是以多琳为代表的年轻女性,妖艳、漂亮、开放、充满朝气。她们沉迷消遣娱乐,每天出入各种宴会派对,享受时髦新潮的生活方式;她们主张大胆宣泄人的感情欲望,追求内心的自由和随性的生活态度;她们善于用自身的魅力征服男性,收服男性为自己服务;她们玩世不恭,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例如,当杂志社要十二个女孩选择自己的道具,以表达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多琳选择了一件金色绣花纱丽,“表示她愿意去印度当一名社会工作者”,而事后她对埃斯特说,“其实她并不真那么想,她只是手痒,想摸摸纱丽而已。”^{[1]85}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女性身体的认知。男性和女性生来生理构造的不同导致了男女性关系注定的不平等,继而导致了男权社会建立的性的双重道德观。女性为追求自由和平等,解决性过后的生育问题,提倡避孕措施的合法化和性关系的平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避孕已经被多数人认可,世界各地研发出各种避孕措施,如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子宫帽等等。“避孕术导致了性的解放。性同生育剥离,从而获得快感,女性就此获得自治性,她们才能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纯粹关系传播出了权力的控制性因素,它使双方——无论是异性双方还是同性双方——在性和感情

方面处于平等的位置,双方都获得一种自制能力。”^[5]比如小说中埃斯特最终给自己戴上了子宫帽便是女性为维护自身权力、反抗男权的表现。子宫帽让埃斯特如获新生,当她“爬上检查台时,心里想着:我正在爬向自由呢,不用再担忧恐惧,不必因为跟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尽管不合心意”,“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1]91}“拒绝生育是埃斯特争取权力的另一种方式,子宫帽手术帮助她摆脱了对生育的担忧,自由地追求身体的权力和自我。”^[6]埃斯特准备好后,随便找来了一个男人,他叫欧文,是一位收入十分丰厚的数学教授。然而她并不在乎这个男人背景,她只想借助一个陌生人来摆脱男权帝国强加给她的贞操观,有意识地对这种传统贞操观进行颠覆。而后对于这个害得她大出血,差点送掉生命的欧文教授,埃斯特也没要求他负任何责任,让他永远消失在她面前。而她也感觉终于摆脱了束缚,“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1]208}对埃斯特来讲,最初坚守着贞操是对社会还抱有自由的希望,而遵守着男权社会对女人的约束。然而男性社会的虚伪让他绝望,她只能通过主动失身来反叛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她在出血不止、近乎死亡的体验中寻求自毁式的解脱,并试图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 结语

20世纪中期的美国实行帝国政治统治,对外扩充帝国国际空间,对内排除异党,实行大美国主义。小说《钟形罩》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独裁、专制、权威的权力帝国形象。它既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发达工业帝国,又是一个以性政治为基础的传统父权帝国。然而,这样的帝国是病态的反常的极端的,整个社会体系令人窒息,人们或丧失了批判意识,思想被麻痹,行为被约束,或奋起反抗,勇敢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走向疯狂。小说通过叙述帝国统治下人们精神的空虚、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批判了当时美国的物质商业化,有力地抨击了性别歧视、秩序失衡的社会制度,从而对美帝国形象进行解构。

[参考文献]

- [1] [美]西尔维亚·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203.
- [2]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
- [3] Habermas, Jürgen. 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M] // The Anti-Aesthetics: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Hal Forster, Washington: Bay press, 1983:5.

- [4] Swingewood Allen.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37.
- [5]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81.
- [6] 蒋天平. 种族和性别权力下的疯子——美国三部小说中女性的疯狂[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2): 36-41, 47.

The imag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in The Bell Jar

JIANG Tian-ping, LI Sai-x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Bell Jar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Sylvia Plath, an American female poet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explored its themes like the lack of female role models, patriarchal culture, rational madness from the point of madness, feminist, etc.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se themes, we will find that the author has constructed an autocratic, dictatorial empire in the novel, and the expansion and controlling of the imperial power are ubiquitous.

Key words: The Bell Jar; medical imagination;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